

# 野鵝與馴鵝

如石

「佛說，知道（三界非安）之後就應該立即離開，而不是留下來等待那些愚癡者。如果你的雙腿走得動，就趕緊走，不要等那些跛腳者。爲什麼？因爲你必須逐步遠離敵人，直到自由與安全爲止。換言之，應該逐步開發善德與知識，直到惡染斷盡。」

上述一段泰國禪師阿姜查的開示，讓人聯想到丹麥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（1813 - 1855）曾說過的一則寓言：

當秋季遷徙的日子到來，有一隻野鵝本欲振翅南飛，但看著另一群搖臀擺尾的馴鵝，心裡覺得不捨，想留下來幫助牠們，希望明年秋風再起時，馴鵝也能一起高飛，去看看那海闊天空的美好世界。爲了達成這個目的，野鵝想盡辦法去接近、討好馴鵝，想教牠們飛高一點，再飛高一點。

一開始，馴鵝都覺得學飛很有趣，牠們喜歡這隻野鵝，喜歡牠的殷勤，牠的熱心。牠們的確也想高飛，卻怎麼也飛不起來，所以沒多久就心灰意冷了，並且開始用尖酸刻薄的話奚落、嘲弄野鵝，認爲牠既無經驗又乏智慧，還自以爲是牠們的導師。不過，這隻野鵝並不以馴鵝的奚落、冷淡爲忤，依然耐心地勸誘，無私地教導。遺憾的是，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，野鵝終究還是無法改變馴鵝的習性；不僅如此，到了最後，長期流落地面的野鵝，甚至逐漸遺忘掉自己飛翔的本能，而被「馴服」成一隻只會在地面上搖臀擺尾的馴鵝。

年復一年，每當西風再起，這隻被馴服的野鵝聽到來自空中野鵝的鳴叫聲時，總會興奮地抬頭仰望，拍拍業已無力高飛的翅膀，眼眸流轉，看著越飛越遠的鵝群，心中悵然，若有所思，也若有所失。

寓言中這隻善良的野鵝發自慈悲所做的善行，當然是十分美好的，但卻也可能是不智的。

從聲聞乘的立場來看，野鵝的過失在於，牠不該多管閒事，留下來幫助馴鵝，而應隨隊乘風高飛，一走了之，以確保自己的自由與安全。若依大乘教理，則野鵝錯在留下來的時機不當；牠應該像李查·巴哈筆下的「天地一沙鷗」強納生（Jonathan）一樣，先成就自在無礙的完美飛翔境界之後，再倒駕慈航，回到原先被驅逐出境的海鷗社群裡，無怨無悔地引導有緣的族鷗飛得更遠，看得更遠。

《現觀莊嚴論》說：「發心爲利他，求正等菩

提。」原則上，一個大乘行者理當以利益眾生爲職志，但在己力未充、未得不退轉以前，似乎仍應以自修爲主，「時時勤拂拭」，不宜貿然躁進，積極地去度化眾生，否則難免自誤誤他。《大智度論》之所以會說：「菩薩未入法位，若遠離諸佛，以少功德，無方便力，欲化眾生，雖少利益，反更墜落」，《入菩薩行》之所以會強調：「雖曾立此誓，欲於十方際，度眾出煩惱，然我未離惑。出言不量力，云何非顛狂」，或許都是基於同樣的考量吧！